

《泰和宜山会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泰和宜山会语》

13位ISBN编号：9787538253573

10位ISBN编号：7538253572

出版时间：1998-12-01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马一浮

页数：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泰和宜山会语》

内容概要

《泰和宜山会语》是《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的合集。“会语”的意思是讲学聚会中说的话。时值日寇侵华，浙大辗转南迁，经过浙江泰和以及广西宜山，马先生在两地为浙大师生各做了一次演讲，《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这两次演讲的讲稿。两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宋明理学家所探讨的心性义理之学。

《泰和宜山会语》

作者简介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 - 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号谿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今浙江绍兴上虞）人。中国国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是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是“新儒学三圣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称。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
卷端题识
泰和会语
引端
论治国学先项辨明四点
横渠四句教
糟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忙
论大艺该一切学术
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
论语首末意义
君子小人之辨
理气形而上之意义义理名相一
知能义理名相二
励民
论老子流失
必浙江大学毕业治生序你
对毕业诸生演词
宜山会语
说忠信笃敬
释学门先释学问之义后明问答之旨
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
说视听言动续义理名相一
居敬与知言续义理名相二滩
涵养致知与止观续义理名相三
说止续义理名相四
去矜上经义理名相五
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
附录
拟浙江大学校歌阳说明

章节摘录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语曰：“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须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前讲六艺之教可以该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知是仁中之有分别者，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礼是仁中之有节文者，信即实在之谓，圣则通达之称，中则不偏之体，和则顺应之用，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心统性情，性是理之存，情是气之发。存谓无乎不在，发则见之流行。理行乎气中，有是气则有是理。因为气禀不能无所偏，故有刚柔善恶，（《通书》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先儒谓之气质之性。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此本然之善，名为天命之性，纯乎理者也。（气质之性，自横渠始有此名。汉儒言性，皆祖述荀子，只见气质之性。然气质之性亦不一向是恶，恶只是个过不及之名。故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方为定论。若孟子道性善，则并气质亦谓无恶。如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年，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即是指气质。孟子之意是以不善完全由于习，气质元无不善也。汉人说性，往往以才性连文为言，不免含混，故当从张子。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两重。程子曰：“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二之则不是。”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犹水之有清浊也。清水浊水，元是一水。变化气质，即是去其砂石，使浊者变清。及其清时，亦只是元初水，不是别将个清的来换却浊的。）此理自然流出诸德，故亦名为天德。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六艺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显。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故《易》是全体，《春秋》是大用。伊川作《明道行状》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须知《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孔子称“尧焕平其有文章”，子贡称“夫子之文章”，此言文章乃是圣人之大业，勿误作文辞解。）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横渠《正蒙》云：“一故神，二故化。”礼主别异，二之化也；乐主和同，一之神也。礼主减，乐主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皆阴阳合德之理。）《春秋》该《诗》《书》。（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故《春秋》继《诗》。《诗》是好恶之公，《春秋》是褒贬之正。《尚书》称二帝三王极其治，《春秋》讥五伯极其乱，拨乱世反之正，因行事加王心，皆所以继《书》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知，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此以《书》配义，以《乐》配智也。）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实理也；以六德言之，《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中庸》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此为德之总相。）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仁德之相。）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义德之相。）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礼德之相。）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智德之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言其大，渊泉言其深。）此为圣人果上之德相。《经解》所言“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则为学者因地之德相。而“洁静精微”之因德，与“聪明睿智”之果德并属总相，其余则为别相。曰圣曰仁，亦是因果相望，并为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圣人以何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学？学于六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大哉，一心之为德！学者于此可不尽尽心乎哉？荀子曰：“有圣人之知，有士君子之知，有小人之知，有役夫子之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

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佚犹引也。）是士君子之知也。”今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言语说得
太广，不是径省之道。颇有朋友来相规诫，谓先儒不曾如此，今若依此说法，殊欠谨严，将有流失，
亟须自己检点。此位朋友，某深感其相为之切。故向大众举出，以见古道犹存，在今日是不可多得的。
然义理无穷，先儒所说虽然已详，往往引而不发，要使学者优柔自得。学者寻绎其义，容易将其主
要处忽略了，不是用力之久，自己实在下一番体验工夫，不能得其条贯。若只据先儒旧说搬出来诠释
一回，恐学者领解力不能集中，意识散漫，无所抉择，难得有个入处。所以要提出一个统类来，如荀
子说“言虽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易》传佚文曰：“得其一，万事毕。”一者何？即是理也。物
虽万殊，事虽万变，其理则一。明乎此，则事物之陈于前者，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于吾心
无惑也。孔子自说“下学而上达”，下学是学其事，上达是达其理。朱子云：“理在事中，事不在理
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这个理，便是上达。两件只是一件，所以下学上达不能打成
两橛。事物古今有变易，理则尽未来无变易，于事中见理，即是于变易中见不易。若舍理而言事，则
是滞于偏曲；离事而言理，则是索之杳冥。须知一理该贯万事，变易元是不易，始是圣人一贯之学。
（佛氏华严宗有四法界之说：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孔门六艺之学
实具此四法界，虽欲异之而不可得，先儒只是不说耳。）学者虽一时凑泊不上，然不可不先识得个大
体，方不是舍本而求末，亦不是遗末而言本。今举六艺之道，即是拈出这个统类来。统是指一理之所
该摄而言，类是就事物之种类而言。（统，《说文》云“纪也”。纪，“别丝也”，俗言丝头。
理丝者必引其端为纪。总合众丝之端，则为统，故引申为本始之称，又为该摄之义。类有两义：一相
似义，如“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是；一分别义，如“君子以类族辨物”是。《说文》：“种类相似，
唯犬为甚。”故从犬。）知天下事物种类虽多，皆此一理所该摄，然后可以相通而不致相碍。“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如此方有弘的意思。圣人往矣，其道则寓于六艺，未尝息灭也。六艺是圣人之道
，即是圣人之知，行其所知之谓道。今欲学而至于圣人之道，须先明圣人之知。知即是智。孟子曰：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人之知，统类是一，这便是始条理；圣人之道，
本末一贯，这便是终条理。《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今虽说得
周遮浩汗，不是下稍没收煞，言必归宗，期于圣人之言，无所乖畔。始条理是博文，终条理便是约理
。（礼即是理，经籍中二字通用不别。）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不是教学者
躐等，是要学者致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说罔是“昏而无得”，殆是“危而不
安”。（或问又曰：“罔者，其心昏昧，虽安于所安而无自得之见。殆者，其心危迫，虽得其所得而
无可即之安。”）若不入思惟，所有知识都是从闻见外铄的，终不能与理相应，即或有相应时，亦是
亿中，不能与理为一。故今不避词费，丁宁反覆，只是要学者合下知道用思，用思才能入理。虽然，
多说理，少说事。事相繁多，要待学者自己去逐一理会。理则简易，须是待人启发，才有入处，便可
触类旁通。《易》曰：“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周礼》司徒之官有大司
乐，“掌成均之法，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乐经》无书，先儒亦有以《大司乐》一篇
当之者。）郑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礼记·文王世子》亦有“成均”。古之大学何
以名为“成均”，今略说其义。成是成就。均是周遍。（《说文》：“均，平遍也。”“遍，周币也
。”）此本以《乐》教为名，乐之一终为一成，亦谓一变。（乐成则更奏，故谓变。九成亦言九变。
）均即今之韵字。“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和之至也。大学取义如此，可以想见当时德化之盛。孟
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亦是以乐为比。故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
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条如木之有条，理如
玉之有理。朱注云：“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智者，知之所及。圣者，魏之所就。”《文集
》云：“智是见得彻，圣是行得彻。”）朱子注此章说得最精，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
（三圣谓上文伯夷、伊尹、柳下惠。）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盖乐有八音”，“若
独奏一音，则其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
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讙然，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先击搏钟以宣其声
，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
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不全也”。伯夷合下只见得清，其终亦只成就得个清底；
伊尹合下只见得任，其终亦只成就得个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见得和，其终亦只成就得个和底：此
便是小成。孔子合下兼综众理，成就万德，便是大成。知有小大，言亦有小大。吾人既欲学圣人，便
不可安于小知，蔽于曲学，合下规模要大，心量要宽。亦如作乐之八音并奏，通贯谐调，始以金声，
终以玉振。如此成就，方不是小小。今举六艺以明统类乃正是始条理之事。古人成均之教，其意义亦

《泰和宜山会语》

是如此。学者幸勿以吾言为河汉而无极也。……

《泰和宜山会语》

编辑推荐

贯穿《泰和宜山会语》全书始终宗旨就是为渴求知识的读者提供长期可读可用的图书，以证明存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活动的必要，进而倡导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形成，为广大爱书人创造坐拥书城的境界。

《泰和宜山会语》

精彩短评

1、常读常新

2、批现实主义为势力主义，为乡愿，我是极力赞同的；说“历史之演变，只是心理之表现。因为万事皆根于心，其动机往往始于一二人，其后遂成为风俗。换言之，即成为社会一般意识。故一人之谬误，可以造成举世之谬误...”这一段也有意思，只是论六艺该一切学术有点勉强吧，到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就像梦呓一样了

3、小册子，无以看出作者的学问

1、泰和会语的开端，“论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中第四点云：“此学不是凭籍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宜山会语的末尾“去矜”一文中引肇论又云：“一切诸法，缘会而生。缘会而生，则未生无有，缘离则灭”；前后抵牾，未知做何解？一派士大夫高高在上的腔调，揉合了佛教天花乱坠和恐吓愚民的手法，不佞看来是要让该老僧“今日失利”了。

2、第二页，短篇，记之如下，以自勉：“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由明于第一点，应知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内向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

3、昔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着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为天地立心《易大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复》是反对封。《剥》穷于上，是君子道消。《复》反于下，是君子道长。《伊川易传》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何见之？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故《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云：“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盖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善端既复，则刚浸而长，可止于至善，以立人极，便与天地合德。故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儒者立志，须是今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孟子称伊尹“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横渠《西铭》云：“凡天下之疲癯、残疾、孤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皆明万物一体之义。圣人吉凶与民同患，未有众人皆忧而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己能独安者。万物一体，即是万物同一生命。若人自扼其吭，自残其肢，自剜其腹，而曰吾将以求生，决无是理。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注云：“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又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今人心陷溺，以人为害天赋，不得全其正命者，有甚于桎梏者矣。仁人视此，若疮痍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学者立志，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 为往圣继绝学 此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圣不增，在凡不减。

但因人为气习所拘蔽，不肯理会，便成衰绝。其实人皆可以为尧舜。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为者，亦若是。”学者只是狃于习俗，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不肯承当。故有终身读书，只为见闻所囿，滞在知识边，便谓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汨没自性，空过一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圣人之言割切如此。道之不明不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濂、洛、关、闽诸儒，探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为往圣继绝学”，在横渠绝非夸词。今当人心晦盲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乃是实有是理。如尧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是故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斯乃政治之极轨。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夷狄。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秦并六国，二世而亡。晋失其驭，五胡交乱，力其可恃乎？中外历史，诸生闻之熟矣。非无一时强大之国，只如飘风骤雨，不可久长。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从来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着明。

《泰和宜山会语》

学者须知孔孟之言政治，其要只在贵德而不贵力。然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故横渠不曰“致”，而曰“开”者，“致”是实现之称，“开”则期待之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从前论治，犹知以汉唐为卑。今日论治，乃惟以欧美为极。从前犹以管商申韩为浅陋，今日乃以孟索里尼、希特勒为豪杰，以马格斯列宁为圣人，今亦不暇加以评判。诸生但取六经所陈之治道，与今之政论比而观之，则知砒磬不可以为玉，螻蛄不可以为龙，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已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

《泰和宜山会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